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九十五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六十五

藝術

藝術之興由來尙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
省禍福日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
利而除害亦威眾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
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
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

有以也逮王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僊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眾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技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

陳訓字道元厯陽人少好祕學天文算厯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

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唐湖開或言天下當
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
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與觀銜璧之
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
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厯陽太守陳敏傳訓作閔
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問將斬之訓鄉人
秦璩爲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
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參軍衡彥於厯陽乃問
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
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

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爲彥所敗

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參軍淮南周亢嘗聞訓

以官位

周家祿校勘記曰問誤開

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

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

欲得米耳後亢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

寇洛陽厯陽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

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尙未也其後懷愍二帝

果有平陽之酷焉或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

史當死武昌大火上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

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時甘卓爲厯陽太守訓私謂所

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眊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豈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恆廬衡等諸山旣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

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吏知
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
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
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
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
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荅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
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
冰旣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
時陳敏爲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
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

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
便止歲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
馬武舉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
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
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
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胗問洋曰人言
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
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
玘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
命在申

世說輕詆篇注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
王導問洋得病七年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

王導傳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計其生年則武金為
帝泰始三年丁亥歲也與本命在申之說不合

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治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

燥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世說輕詆篇注引王隱晉

書載洋傳作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照天此為金

火相燥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奕遜使啟鎮東

徙今東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閭閭本傳作丞舉洋

治是也為丞相令史時司馬颺為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

慎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

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為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將

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為徐龕所
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眾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

颺乃稱疾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登阼使洋
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
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
之前當主

元本作生

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遊刑入中宮今

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
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
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

事邪乃從之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今按元帝紀建武

推之是月癸未朔辛卯乃月九日也其二十四日丙午
却非卽位之日又大興元年三月景辰百寮上尊號是
日卽皇帝位以術推之是月丁未朔丙辰則月十日也
三月無丙午日丙午乃二月二十九日與洋所言無一

合及祖約代兄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
者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
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厯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
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刺姦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
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
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
宿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尙遺忘夫處富貴
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
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
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

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
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棄婦女輜重走
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
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嶮約
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
德在南方酉受自刑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辛與丙合丙祿在己巳爲南方梁在
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
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
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日知錄曰按瑜卒於建安十四年而呂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十七史商榷
五十一日吳取關羽周瑜已死洋言妄也約從之果

平梁城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
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
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
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
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
肥俄而敦死衆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
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
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
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
反執約兄子濟送於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案

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反上者恐十月二

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

其日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

御覽三百十八王隱晉書

日祖約爲豫州刺史胡騎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攻賊以繩繫鐵鉤擣挽城樓樓柱拔壞又作鐵鉤擣城登梯得上所挽樓城北角行牆三十步壞約始大怖使戴洋呼孫叔敖伍子胥卿若使胡奴得城當持白酒寸脯著卿前急令轉風卻賊當上肥牛日中後時傳言風轉下哺賊退亦不知風偶自轉爲能感動

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左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

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冥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槃將兵到廬江其眾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厯陽其眾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於石勒約到厯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厯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

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

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

而溫嶠卒郭默據湓口以叛晉書校文四曰默及劉楨傳均不載此事當默殺楨

時何詐作詔宣示內外陶侃參佐亦疑其真使默已先

叛誰信之者此傳所載蓋傳聞之謠帝紀言右將軍郭

默害江州刺史陶侃傳同均可為默無先叛之證默殺

後勒誅約及親屬竝盡皆如洋言約既敗洋

往尋陽時劉楨鎮尋陽楨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

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

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為白獸在上為客星在下為

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

客脢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
州不得解職脢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
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來入脢
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
攝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
內大聚骨埋之脢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脢架
府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
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閉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
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脢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脢遂爲
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宣往襄陽

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

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

晉書校文四日十一月至四月

不得云積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

五百餘日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

鉤繞畢向昴昴畢爲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

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弘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

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

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

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

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

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

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
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
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
城九月洋言於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晏
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誠宜遠偵邏寶問當在何
時晉書校文四曰下文云寶卽遣兒婦還武昌上下文
皆記洋與庾亮問答此忽雜以毛寶不特與情事不
合且寶遠戍邾城亦何從與洋問答乎敘事必有脫誤
荅曰五十日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驚征軍還歸
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
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
家南渡無嫌也寶

卽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
半時得賊問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酉府亥爲邾城功
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
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
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十駕齋養新錄曰六王之
占載於晉書戴洋傳案六王式以月將加所得時視干
支所加神以決休咎十月月將在寅翔懼眈歎彌眈嘲
斬位爲寅爲功曹夜半爲子時以寅加子故以寅子快
賊之眾寡於占例甲己子午數九乙庚丑未數八丙辛
寅申數七丁酉卯酉數六戊癸辰戌數五己亥數四故
云寅數七子數九精書庚子數六丁酉數九丁酉數九丁酉數九
爲丁寄位酉爲從魁加於丁丁火剋酉金故云下剋上
甲申旬空午未申亥在甲丁在未位故云有空亡之事
也古法有日辰四課而無三傳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
史但云洋善風角亦不稱六王

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
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
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己亥己爲天下亥爲
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
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
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
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
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搜神記許賽其牛作許賽車下牛故爲此鬼所
考下有不可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
救也一語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

月一日而薨庾翼代亮洋復爲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
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韓友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

案書鈔一百二十六引王隱晉書作韓友先廬江舒人誤

以名字合一而及脫景字

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

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

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

作鄧子林

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畫作野

豬著卧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

病死已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

以豹皮馬鄧泥卧上立愈

御覽二百五十九引王隱晉書作王睦卒病死已呼魄家

人就友卜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尸劉世則女病魅積

頭前及卧虎皮馬鄭泥登時大愈

年巫為攻禱御覽七百二十七引伐空冢故城間得狸

鼯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

窗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

吹因決敗之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女仍大發

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

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御覽七百

二十七引王隱晉書作開視有一二斤毛女遂差宣城

張如狐毛又九百九引王書作二三斤

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

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

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卽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一作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鸛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鸛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

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干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案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爲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涓于智

涓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

御覽七百二十七引

王隱晉書作性沈深有思義少爲諸生善易

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卧鼠

齧其左手中指

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下有意甚惡之四字又八百八十五引王書劉

柔誤作劉來

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

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

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

三寸作

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

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使下

有夜

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

卜

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作母病困五鼓中出詣智卜

忽有一狐當門向之

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

心啼哭

搜神記作在嗥處樹下啼哭

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

御覽七百二十

七引王隱晉書必出作畢

一人不出哭勿止然後其禍

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

閒拉然而崩

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而崩作暴崩

護軍張劭母病篤

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

御覽九百十引王隱

晉書沐猴作獼猴令傍人恆使作聲三日放去御覽七百二十

七引王隱晉書三劭從之其猴出門卽爲犬所咋死母御覽七百二十

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涓于叔平

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

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

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爲一卦御覽七百二十七

通靈之思而但爲貴人用此君御覽七百二十七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

寒士貧苦多屯蹇可爲一卦御覽一百八十五王隱晉書曰涓

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御覽一百八十五王隱晉書曰涓

者女子工耶日是也又曰此人已死耶曰然君舍東北

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

者便就買以懸此樹御覽一百八十引王隱晉書作當有一人折新馬鞭者便就請買還

懸此樹又四百八十四引晉中興書亦作新馬鞭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

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太平廣記二百十六獨異志作便就買取懸東北桑樹上無病三年

浚井得錢數十萬御覽四百八十四引晉中興書作得錢千萬又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

亦作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御覽三百五十九引王隱晉書又四

百八十四引晉中興書作於是家業用展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

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為符使詹

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書鈔一百三王隱晉書曰應詹少多患瘖于智乃為符使佩之

其言曰衛詹者誰旻天倉昊佩莫能學也性深沈常自以周旋萬壽無疆既而皆驗之

言短命日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

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康末爲司馬督元和姓纂

三日消于智爲司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步熊

步熊字叔罷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爲失火熊曰已爲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未者便縛之御覽七百二十六引王隱晉書未者作來者吏如熊言果是耕

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已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爲之卜剋日當還如期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

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御覽六百
九十四引王隱晉書作熊乃使諸生著其裘南走倫兵
有人告倫倫遣圍之御覽六百九十四引王熊密從北出得脫後
悉赴捉之隱晉書作圍者皆奔之熊密從北出得脫後
爲成都王穎所辟穎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穎奔關中
平昌公模鎮鄴以熊穎黨誅之

杜不愆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
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案卦言之卿
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所養雄
雉籠盛置東檐下續搜神記作籠而却後九日景午日
糾之置東簷下

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旣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荅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卧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尙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晉書校文四日且官至司徒左長史亦不得謂卒於中書郎不愆後占筮轉疎無復此類後爲桓嗣建威參軍

嚴卿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旣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墜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

御覽七百二十八錄異傳曰隗炤者汝陰鴻壽亭人也

善於易臨

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

卻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

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

御覽八百十一引錄異傳作欲賣宅者數矣

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

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御覽

二百八十八引錄異傳作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乃言曰我生不踐此何緣爾耶妻曰夫臨亡手

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若沈吟良久而悟謂曰賢

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若曰噫可

知矣乃命取蓍筮之

御覽八百十一引錄異傳作乃顧命侍者取蓍而筮之

卦成

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太平廣記二百十六引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史補遺自有作自藏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御覽七百二十八引錄異傳作青甕又八百十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珞

卜珞御覽六百四十六引前趙錄作卜珞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珞曰然

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珣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珣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珣遂隱於龍門山

十六國疆域志曰夏陽縣有龍門山

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

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珣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珣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大常時劉琨

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荅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珣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珣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珣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案劉聰載記珣爲鎮北斬沖所殺

鮑靚

鮑靚字太立東海人也御覽四十一引羅浮山記作鮑靚字子元上黨人又六百六十三引道學傳作鮑靚字太元又六百六十四引神仙傳云鮑靚字太元琅邪人一說云上黨人漢司徒鮑宣之後案葛洪傳云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立誤以太立爲名而又脫去太字子元蓋太立之誤洪傳與袁宏羅浮

山記作上黨人者蓋因本傳所謂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遂以爲上黨人上黨與曲陽地相近也惟本傳作東海恐誤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覲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葛洪傳曰玄亦內學逆占將來御覽四十六道學傳曰覲秉性清慧學兼經史修身養性蠅動不犯聞人之惡如犯家諱人多從受業揚道化物號曰儒林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爲南海太守御覽七百六十五南海太守嘗夕飛往羅浮山曉還有小吏晨酒掃忽見兩鵲飛入小齋吏等擲之墜於地視乃覲之履也文選五君詠注顧愷之嵇康贊序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日南海太守鮑覲通靈士也

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爲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覲曰此

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案王機傳言病靚死於道與此異靚

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御覽六百六十三道學傳曰鮑靚以太興

元年八月二十日步道上京行達龍山見前有一少年姿容整茂徒行甚徐而去殊疾靚乘名馬密逐數里終

不能及意甚異之及問曰視君似有道者少年答曰我

中山陰長生也又六百六十二葛洪神仙傳曰陰長生

新野人後漢陰皇后之屬籍也少居富貴不好榮利知

馬明生得度世之術乃尋求之遂相見執御者之禮事

之十餘年不懈明生日子眞得道矣乃入青城山授以

太清神丹經告別後於平都山仙去又六百六十四老

君傳曰陰長生丹成仙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

但漢興以來四十五人連余爲六矣三十人尸解餘並

白日仙去又陰君自序曰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之子

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於是陰君裂黃

素寫丹經一通函以文石置嵩高山一通黃樞簡漆書

之函以青玉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函以

白銀著蜀經山一封縑書合爲一篇付弟子使世世當

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也又神仙傳曰鮑靚

林身養性年過七十而解去有徐宣者師事觀宣夜聞
觀室有琴聲問焉答曰樵叔夜昔示述東市而實尸解
耳歟疑誕耶蘇軾解尸解又六百六十五東鄉序曰昔葛
洪云陰君授鮑觀尸解之法後死埋石子圖有人發其
棺見一大刀冢左右有人馬之聲遂不敢取案唐志有
趙昇等撰仙人馬君陰君內傳一卷陰君卽陰長生

吳猛

吳猛豫章人也

搜神記曰吳猛字世雲御覽四百十四引搜神記誤作吳猛蜀人又六百六十

四引道學傳誤作字云世雲

裴字記一百六云故吳真人

宅晉吳猛字世雲

晉書裴字記一百六云故吳真人

人太平廣記十四引十二真君傳云吳猛者洪州武寧縣

雲家於豫章武寧縣案樂氏所引晉書與本傳異未知

何家少有孝行

裴字記一百六晉書裴字記一百六云故吳真人

之史

裴字記一百六晉書裴字記一百六云故吳真人

十二真君傳作七歲事父母以孝聞書鈔一百六十吳

猛別傳曰猛性至孝入山採薪還忽失其九歲妹乃尋

逐十三日踰難險絕無飲食於大石巖下息因得眠夏

夢見一老公語之曰君妹當已還驚覺歸妹果在家

夢見一老公語之曰君妹當已還驚覺歸妹果在家

夢見一老公語之曰君妹當已還驚覺歸妹果在家

夢見一老公語之曰君妹當已還驚覺歸妹果在家

夢見一老公語之曰君妹當已還驚覺歸妹果在家

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也

續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在

父母邊卧時夏月多蚊蚋而終不搖扇云懼蚊蚋去我

及父母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上

隴民人逆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御覽六百六十六太平經曰吳猛性純孝夏夜在父母

側不敢驅拂蚊蚋

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

寰宇記一

恐去己而集親

百六引晉書藝術傳作丁儀不言何家之書御覽六百

六十六太平經曰吳猛年三十邑人丁義士奉道以術

傳之鄉人隱錫爲設旣去酒在器中不耗道士舒道雲

病癯比年猛授以三皇詩使諷之頓愈書鈔一百六十

吳猛別傳曰豫章縣東鄉呂里山中有石竒厯代不能

開吳猛往遂得發之多有石牒古字弟子莫有曉者猛

亦不言弟子數十人合力舉蓋不動如山猛一手提若

無重焉又曰縣南山有石直立水中峻崿千仞猿猴不

能至猛乃策杖升之令二弟子隨後忽若平路類聚八

十四幽明錄曰王敦召吳猛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船人

重進船至大雷見猛行水上從東北還逆船弟子問其

故猛云水神數興波浪賊害行旅覽過約勒以眞珠一

握爲信御覽八百八十六雷次宗豫章記曰永嘉末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蛇輒吸取吞噬已數百道士吳猛與弟子殺蛇蛇死而蜀賊杜弢滅又八百九十續搜神記曰吳猛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起籬去猛語云無苦須臾虎果還去數十步忽然復送歸政遂精進爲道士案太平廣記十四引十二真君傳作及長事南海太守鮑靖因語至道靖爲觀之謗本傳不言事鮑靚與真君傳異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搜神記曰吳猛有道術嘗守潯陽參軍周家人問之答曰西湖有遭此風者跪道福食呼天求救故以止風又一百三十七幽明錄曰王敦近吳猛惡之於坐郊然失去謝莊有乃附載還南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視船下有兩龍載船皆不著水又一百三十八豫章記曰吳猛坐郭璞事被收載往南令舡勿開戶舡主聞舡下有聲如在木杪試竊窺之有二龍負舡一夕至宮亭湖還豫章矣御覽四十一尋陽記曰王敦誅術士吳猛附船日行千里追者但見龍附其船猛令船人閉目人

聞曳撥林木之聲懼而開目龍知人見遂委舟山頂今
編底在紫霄峯上又六百六十六太平經曰猛嘗還豫
章以白羽畫江而渡縣令新蔡干慶好畋獵猛屢諫不
聽後慶大獵四面引火烘天而猛坐草中自若鳥獸依
附左右火不能及慶大駭因是悔水經廬江水注曰又
按張華博物志曹著傳其神自云姓徐受封廬山後吳
猛經過山神迎猛猛語曰君王此山近六百年符命已
盡不宜久居非據又贈詩云仰瞻列仙館俯察王神宅
曠載暢幽懷傾蓋付三益此乃神道之事亦有換轉理
難詳矣吳猛隱山得道者也太平廣記十四引十二真
君傳曰將游鍾陵江波浩淼猛庾亮爲江州刺史嘗遇
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庾亮爲江州刺史嘗遇
疾聞猛神異乃迎之上御覽六百六十三述異記曰廬山
俯眄而杳不見底晉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將
弟子登山游覽因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
甘露與猛猛分賜弟子又進至一處見崇臺廣廈金玉
房宇器物不可識與猛言若故舊設玉膏終日相見
雖覲玉臺廣廈不可識與猛言若故舊設玉膏終日相見
十二尋陽記曰又至一處見數人爲猛設玉膏猛弟子

竊一寶欲以來示世人梁卽化如指猛使還寶其梁復如故還寶傳時亮領荆豫江三州刺史問己疾何如猛辭以算盡鎮武昌此偏舉江州失之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御覽六百六十四道學傳曰尋求歸辭以算盡請具棺庾公問然卽日發遣未達家五十里而終形狀如生太平廣記十四引十二貞君傳曰猛後於西平乘白鹿寶車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爲亮不祥之徵冲虛而去亮疾果不起

幸靈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無愠色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章記性上有立字人上無小字見侵辱作被人侵辱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

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

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章記往

理作整理

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

得食

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章記作各得其意

牛方食柰何驅之其父愈怒

曰卽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

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

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

而未輸

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章記箸作楫作下有訖字案以本傳下文船成句証之則箸字當作楫

爲是世北江曉讀書齋雜錄則疑箸爲篙字之訛

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

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

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章記作爾無竊吾楫子

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

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章記作須臾痛甚

靈曰若爾

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
飲之以水病卽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
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
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
流眾大驚怪太平廣記八十一引咸稱其神於是知名
有龔仲儒女病積年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章記作龔
傳龔字亦當作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章
記含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太平
廣記八十一引豫章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
記皇作黃下文同坐冥目寂然有頃願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

病累年柰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卽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輳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人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惺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効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惺曰此君之家邪惺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惺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惺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竝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卽

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

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章記作從爾已後

百姓奔赴如雲靈救愈者多不取報謝

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

太平廣記

章記恭作柔

見人卽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天傷於

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

旋江州閒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

其情性柰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

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閒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

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

得失相半焉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世說言語篇注澄別傳曰

出於敦煌高僧傳十曰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

之不同耳廣韻二十陌日帛又姓金石錄曰趙浮圖澄造釋迦像碑唐封演聞見記云內丘縣西古中丘城寺

有碑云大和上竺浮圖澄者天竺大國附庸小國王之元子也本性慤此碑即演所見碑當時所立宜得其真

又史作佛圖碑作浮少學道妙通玄術世說言語篇注

圖二字音相近爾道出家為沙門高僧傳十曰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

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聞若符

契無能屈者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

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

室高僧傳十曰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

洞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藏

六府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

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世說言語篇注引澄別傳作值京師有難

潛遁草澤間高僧傳十日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陽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

觀世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世說言語篇注引澄別傳作石勒雄異好殺害

沙門遇害者甚眾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世說言語篇注引澄

別傳作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案默略即黑略之謬高僧傳十日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

門勒大將軍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黑略每從勒征伐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

輒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眾智謀而每

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

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

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

高僧傳十日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

日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證澄卽取術爲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

鉢盛水燒香呪之

高僧傳十取鉢作應器

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

色曜日

元本作目

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

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

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刀而坐

高僧

傳十刀作刃

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

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

高僧傳十信作敬

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迺潛避

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

高僧傳十作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

通夜不

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致來勒大笑曰

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

高僧傳十作在城西北五

里圖九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勸龍

取水適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泣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墮

塹皆滿

高僧傳十日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

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數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

乾燥圯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咒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沚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

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一頃水大至墮塹皆滿元和郡縣圖志十五曰石

井岡一名龍岡在龍岡縣西北七里岡上有井大如車輪石勒時天旱沙門佛圖澄於此掘得一死龍長尺餘

漬之以水良久乃蘇雨遂大降因名龍岡案元和志所言與本傳及高僧傳大異蓋當時傳聞不同均不免傳

會也又觀之鮮卑段末波攻勒眾甚盛勒懼問澄澄

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日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

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日末波如此豈可獲乎

高僧傳十作失色日

軍行地傾波豈可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

獲是公安我辭耳

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

案王浚段匹禪傳則言末波乘勝追入勒壘門被執

勒勒有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

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

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

高僧傳十日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

始入寺門歎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

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

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

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

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

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

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眾見一人長大白皙以

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

世說言語篇注澄別傳曰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

百里外御覽三百七十幽明錄曰取麻油掌中研之療
旗檀而呪有頃舉手向童子掌內晃然有異澄問有所
見不曰唯見一軍人長大白皙有異望以朱縛其肘高
僧傳十日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
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曰澄時以物塗掌觀之
見有大眾眾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
時正生擒曜也廿二史攷異二十勒甚悅遂赴洛距曜
二日今俗傳圓光之術蓋出於此勒旨苦勒勒行勒乃
生擒之高僧傳十日時徐光問澄此旨苦勒勒行勒乃
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
詣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
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
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
事敬澄彌篤時石蔥將叛澄誠勒曰今年蔥中有蟲食
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蔥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蔥俄

而石蕙果走

高僧傳十作到八月石蕙果走

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

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

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

高僧傳十作大和尚國中

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

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

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

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眾曰

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

世說言語篇注澄別傳曰聽浮圖鈴聲逆知禍

福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於鄴傾心事澄有重

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

書鈔一百四十四田融趙書曰前石有佛圖澄號曰大和尚上有事語乃命大和上乘板輦也高僧傳十曰乃下

書日和尙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常侍
顧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彫輦

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尙眾
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
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
石遊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
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眞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

下書料簡

高僧傳十日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
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尙應得事佛與

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其
今沙門甚眾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

著作郎王度奏曰

隋志霸史類有王度二石傳二卷注
云北中郎參軍唐志作二石書十卷

隋志又有王度二石僞治時事二卷唐志作王度隨觀
二石僞事六卷書鈔御覽皆引之史通正史篇曰燕太

傳長史田融宋臨作何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
王度追撰二石事集爲鄴都記趙記等書高僧傳十佛
圖澄傳作石虎中書著作郎王度案度佛外國之神非
蓋先爲著作郎而終爲北中郎參軍者
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高僧傳十作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聽
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
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
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
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
高僧傳十作僞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
忝君諸夏高僧傳十作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
佛是戎神所應兼奉高僧傳十所應兼奉作正所應奉其夷趙百姓有

樂事佛者

高僧傳十作其夷趙百蠻有捨於淫祀樂事佛者

特聽之澄時止鄴

城寺中

寰宇記五十五曰天樂寺石虎因佛圖澄造寺內有文石香爐卽澄所執供養者又有鳴鶴飛

龍等

弟子徧於郡國嘗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

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

高僧傳十城下有共宿二字水經濁漳水注曰

漳水又東逕梁期城南注云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十

里有梁期城故縣也晉惠帝永興元年驃騎王浚遣烏

丸渴末逕至梁期候騎水經注釋曰一清按史記項籍

本紀注引張晏說作梁洪索隱曰洪當作湛晉入王故

事曰王浚伐鄴前至梁湛案梁湛當爲梁洪之誤梁洪

梁期與此作梁基皆音近而譌因洪作湛又形近而譌

索隱以爲當作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

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

懺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尙知汝及澄之所在

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
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

高僧傳十
看作迎邃卽馳

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
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
後三日果死邃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
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
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
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
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
不住所謀遂差遣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

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

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墜羌伏

中時澄在堂上坐

高僧傳十此句下有弟子法常在側句

慘然改容曰郭

公今有厄乃唱云眾僧祝願澄又自祝願

高僧傳十祝均作呪下文

祝願亦作呪願

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

願有頃日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墜羌圍中

高僧傳十餘下

有日字下文後月餘下同墜作墜

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

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

高僧傳十命上有任字

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

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溢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

自行卽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

書鈔

十一佛圖澄別傳云石虎時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澄詣

澄口祠稽首暴露卽有二白龍降於祠下於是雨徧數

里千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

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

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

香氣賊無故自驚日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

生龍時有得者以獻季龍

高僧傳十作忽得一以獻虎

澄見而歎之

日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

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

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

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嘆之

高僧傳十久而嘆作灑

久而

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孰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愼之季龍引澄入東閣

高僧傳十作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於

別室澄時暫入東閣

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

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
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
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
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
季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
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尙有六十餘
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
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
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
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

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
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
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
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
啟塋墓於鄴西紫陌高僧傳十趙書曰佛圖澄未亡數
年自營塚塋書鈔九十二田融趙
書曰前石有佛圖澄號曰大和尚道法大行終于建武
末葬鄴西紫陌先造生墓已數年矣水經濁漳水注曰
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于水上爲佛圖澄先造生
墓于紫陌建武十五年卒十二月葬焉卽此處也高僧
傳十曰澄旣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
謬矣元和郡縣圖志十五日佛圖澄墓在滏陽縣西南
十七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高僧傳十作自
荅不得不得
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遂無復言謂

弟子法祚日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

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

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日十二月辛

巳雷大霖雨問佛圖澄澄日其爲我乎至戊子而澄卒
高僧傳十日澄遣人與虎辭日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
道炎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至十
二月八日卒于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
悲慟哀號奔赴傾國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
春秋一百一十七矣

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

御覽七百一引二石僞事日佛澄死

以澄生所服金杖銀鉢內著棺中經後冉閔開棺視之
不見體骨惟見杖鉢御覽六百九十七趙錄日佛圖澄
葬後郭門吏報石季龍云是師攜一履西去季龍發其
墓惟見一履與一石案二石僞事作冉閔開視與本傳
及十六國春秋均異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
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

市中乞丐恆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

狀如狂者

高僧傳十佛圖澄傳狂者作狂病

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

路云飴天馬

高僧傳十佛圖澄傳飴作飼案飴當爲飼誤

趙興太守籍狀收

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

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

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

高僧傳十佛圖澄傳曰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

中每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爲祟迺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殭不毀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葬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

日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戎受立命

高僧傳十佛圖澄傳酉戎

戎作酉

絕厯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

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

歎之

高僧傳十佛圖澄傳歎作歎

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

爲難無可以術宜立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積

高僧傳十佛圖澄傳無上句莫能基必四字案此四字恐是衍文且必下脫一字不成句也

久遊閭

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陵雲宇會於虛游閒其所言人

莫能曉

高僧傳十佛圖澄傳曰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籍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

百年事

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

過君至合口橋見待

高僧傳十佛圖澄傳作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

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讀書臆錄曰晉書藝術傳皆全襲慧皎高僧傳之文而不如高僧傳之詳核麻襦傳云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著麻襦及元帝嗣位江左以爲天馬之應高僧傳無元帝嗣位二語蓋晉書采自小說也案石勒於成帝咸和五年僭號稱趙傳子爲勒從弟虎殺而代之麻襦在石虎時距元帝嗣位久矣不當以爲天馬之應以年代攷之殊非事實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御覽七百五十七引袁彥伯羅浮山疏單作善高僧傳十日單道開姓孟敦煌人法苑珠林二十七曰趙沙門單或作善字道開不知何許人隋志雜傳類有康泓道人善道開傳一卷常衣麤褐或贈以綈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高僧

傳十日冬袒夏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

溫晝夜不卧高僧傳十日絕穀餌柏實柏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

少高僧傳十日絕穀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

七年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

時從西平來一元本無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

行亦及之高僧傳十日至南安度一童子為至秦州表

送到鄴高僧傳十日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

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

城西沙門法絀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高僧傳十於房

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菅為禪室常坐其中高僧

作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許於上季龍資給甚厚道

編菅為禪室如十斛籬大常坐其中

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荅高僧傳十日

來諮問開都不荅迺說偈云我於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根粒難作斯斷食計

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

桂伏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

就療者頗驗高僧傳十日開能救眼疾時秦公石韜就

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

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

高僧傳十日至石虎太宣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升平三年至京

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

卒於山舍法苑珠林二十七引別傳云昇平三年往羅浮山以其年七月卒勅弟子以

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
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
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
如蟬蛻耳尚僧傳十日與宣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御覽七百五十九袁彥伯羅字序山疏曰
善道開尸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止有白骨在昔成
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惻然其業行殊異當蟬蛻解骨
耳石室中先有甌盛香得便播除燒香晉書校文四曰
宏傳由吏部郎為東陽郡卒於官不言為南海太守歸
於太康初蘇林傳乃為之贊云高僧傳十日迺為讚曰物偶
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游集遺疑在林干載一襲隋人望
祖法苑珠林道開傳蘇案本傳無贊語此句乃襲用高僧
傳未經刪汰

黃泓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沈善天文祕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識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爲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指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黃參軍孤之仲翔也及孰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孰孰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爲追擊之備孰曰今寇

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
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爲疑及期季龍果退虢益奇
之及慕容儁卽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
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僭號署爲進謀將軍太
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
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
許敦害其寵諂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爲太
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己易心
慕容暉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恨吾年
過不見耳

御覽七百三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太史公黃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爲人

臣然後爲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見殿下昇年九十七
天耳案崔鴻作慕容德與本傳作慕容垂異
卒卒後三年僞吳王慕容垂興焉

索統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遊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
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
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
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沈濤交翠軒筆記曰戒在害己
讀己爲夫己氏之己攻乎異端
亦以攻爲治與何晏說同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
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
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

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

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

公徵女

晉書校文四曰前涼錄璽覽三陌作田邈又載張斌當舉孝廉夢登竿中天統曰此未字也斌

果停其事亦傳所不載

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

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爲火

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門處

爲無門也三周三基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

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統曰棺者職也當

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

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

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

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桷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太平

廣記二百七十六引劉彥明燉煌錄桷作桷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

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

俄而亦驗焉太平廣記二百七十六引燉煌錄作極打肉食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肉食矣黃

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

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

未歸而火作索綬夢東有二角書詣綬大角朽敗小角

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

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
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
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腳統曰腳肉被啖爲卻字會
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
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
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
書也澹命爲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
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
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
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
召詣長安惡其惑眾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
大讌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飛出第外御覽
九前秦錄曰術士蓋欽苻堅召至長安因讌會以其惑
眾將誅之酒酣將執欽欽化為旋風飛去案蓋欽為孟
欽之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
或有兵眾距戰或前有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
末復見於青州苻朗尋之入于海島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

高僧傳五道安傳作洛陽人案地理志隴西郡無安

陽縣疑是荷秦所置

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

高僧傳五道安傳作形貌鄙陋似若

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

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

者數百人亦皆穴處

書鈔一百五十八車頻秦書曰在東陽谷鑿崖爲穴而居之諸有從

其學者人各一穴遂至數百穴

石季龍之末棄其徒眾至長安潛隱於

終南山

高僧傳五道安傳曰初養徒於加眉谷中

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

隨之乃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

高僧傳五道安傳作苻堅遣大鴻臚

徵不就

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尙之士無不師宗之問

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

之事辭如讖記當時眇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

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

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

高僧傳五道安傳作

伴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

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

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

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

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

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

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

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旣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

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

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

荅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

戮死高僧傳五道安傳曰及姚萇正害嘉所謂負債者

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諡曰文及萇死萇子

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

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道高僧傳五

人閒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辭似讖記事又著拾

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玉海引書曰晉王

梁蕭綺序云本十九卷書後殘缺綺因刪集爲十卷續

談助一日虞羲造王子年拾遺錄郡齋讀書志曰晉王

嘉著書百二十篇載伏羲以來異事前世奇詭

僧涉

僧涉者西域人也

御覽十一引前秦錄作沙公不知何西域沙門也案沙爲涉之譌

姓少爲沙門苻堅時入長安

高僧傳十一曰以苻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虛

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

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咒龍請雨俄而龍

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

高僧傳十一此句下有咸

歎其異

卒於長安

高僧傳十一曰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

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

後大旱移時苻堅歎曰涉公

若在豈憂此乎

高僧傳十一曰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堅減饔撤懸以迎和氣至七

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

也

郭磨

郭磨西平人也少明式易

晉宋書故曰古來占易有轉式之法即棊也占者所用之

盤史記曰者傳旋式正基索隱曰式即棊也旋轉也棊之行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云旋棊某者筮之狀正基蓋謂以作卦也觀索隱所言世說文學篇馬季長轉式追康成即用此法今術有奇門六壬課月將加時旋盤起數豈即古之遺像歟漢藝文志有羨門式法隋經籍志有式經一卷六壬式經雜占九卷六壬式兆六卷此則式法與六壬同實異名宋書蔡興宗傳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日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夷蠻傳百濟王餘毗表求易林式占太祖並與之是晉宋以後其書猶存故顏氏家訓雜藝篇云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閒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幹變玉厯條玉璽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又云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仕少妄多讀顏氏此論今之奇門六壬書蓋不足觀矣仕

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

麇竺之麇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

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

御覽十九引申約作申條

至十五日鮮卑折

掘送馬於凝

御覽十七引折掘作折掘

凝怒其非駿幽之內廐鮮卑

懼而夜遁凝以告麇麇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苻

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麇曰其祥安在麇曰爲四

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

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於苻堅西歸鄯善王死於

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麇勸光襲之

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

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磨不可從誤人大事磨曰
若其不捷磨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爲無謀矣
光從而剋之光比之京管常參帷幄密謀光將伐乞伏
乾歸磨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
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曜
詰磨磨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
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冰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
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其神
驗光以磨爲散騎常侍太常磨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
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

呂光載記
作王詳

百姓聞磨起兵

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磨以爲

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

呂光載記作王氣乞機

後呂隆降姚

興興以王尙爲涼州刺史終如磨言磨之與光相持也
逃人稱呂統病死磨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
死三日而光死磨嘗曰涼州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
居之終於禿髮傳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磨性褊酷不
爲士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磨以滅
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爲追兵所殺也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

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渡蔥嶺龜茲王聞其名郊
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竝
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
其母慧解倍常高僧傳二曰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俱儻不羣
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又曰龜茲王聞其棄
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
悟明敏過目必解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鷹法生智子諸
國聘之並不肯行又曰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
名多以父母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名焉大婆
大義章鳩摩羅什法師大義曰苻書云什是天竺大婆
羅門鳩摩羅炎之子也其母須陀洹人什初誕生圖光
一丈僧吉藏嘉祥三論疏曰羅什父本是天竺人爲彼
國相國破遠投龜茲龜茲王以妹妻什父爲國相國破
攷本處故云天竺也案吉藏言什父爲國相國破投龜
茲與本傳云辭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
避相位大異

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

高僧傳二日誦毗曇既過師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

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高僧傳二日年九歲隨母至

諸國皆聘以重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

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曰兒博覽五明

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

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高僧傳二作博覽四韋陀

莫不畢盡案本傳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拘

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

以大乘為化諸學者皆共師焉高僧傳二日時有莎車

人委國請從而為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字須耶利

蘇摩蘇摩才技絕倫專以大乘為化其兄及諸學者皆

共師焉什亦宗而奉之案本傳用高僧傳而刪節其上
下文似以大乘爲化學者共師屬之難什不知皆指蘇
摩而言也史臣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高僧傳二日
失檢往往如是龜茲之北界於是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
到溫宿國卽龜茲王迎之還國
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
之能抗高僧傳二學徒作學宗大乘大義章鳩摩羅什
學歷國風靡法集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高僧
之盛雲萃草堂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
日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
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
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高僧傳二作什母臨
應大闡真丹傳之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
東土唯爾之力
化流傳雖苦而無恨高僧傳二作什曰大士之道利彼
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瞽
俗雖復身當爐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
鑊苦而無恨

咸伏羅什神僞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

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高僧傳二大智堅曰作大德智人

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高僧傳二羅什下有襄陽有沙門道安一

句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

若獲羅什卽馳驛送之高僧傳二曰建元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

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

烏騷作者諸國臨發堅使光於建章宮謂光曰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克龜茲卽馳驛送什光

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從

日下來高僧傳二作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

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尙少以凡人
戲之高僧傳二此句上有未測其智量一語强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

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
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
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
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
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
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
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
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

高僧傳二

日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皆殄滅

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爲

主光遣其子纂率眾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

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荅曰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

於合黎俄又郭磨起兵

載記作合離高僧傳二作合黎郭磨作郭馨

纂棄大

軍輕還復爲磨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

高僧傳二曰光

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

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能

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義誑詐告資曰义不能

爲益徒煩費耳

高僧傳二益作蓋

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

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

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

高僧傳二作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

形父療果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死纂立有猪生子一

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於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爲

美瑞號其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

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

十六國疆域志曰姑臧有龍翔殿龍興門

羅什曰比

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

則爲災皆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己修德以荅天戒

纂不納後果爲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

子旣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

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

高僧傳二曰及姚萇僭有關中開其

高名虛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

連理生於廟庭逍遙園葱鬱變爲茵以爲美瑞謂智人應
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
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人關以其年十二月仍使入
二十日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
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眾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
義旨御覽九百六戴延之西征記曰微音殿南姚興起
麋鹿數百頭十六國疆域志曰常安有逍遙園長安志
起道遙宮殿庭左右有樓高百尺相去四十丈以麻繩
大行一圍兩頭各給梭上會日令二人各從樓內出從繩
上行過以爲佛神相過泓屯逍遙園釋藏攝二僧華梵
網經序曰弘始三年清風東扇於是詔天竺法師鳩摩
羅什在長安草堂寺及義學沙門三千餘僧手執梵文
口翻解釋五十餘部高僧傳二曰率多諸誦無不究盡
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
旨不與梵本相應應梁僧祐出三藏集記曰新大品經二
十四卷五經祐云趙魏驪驪如新小品經七卷年誦十二
新法華經七卷誦一微入云頃於長安大寺經出部誦
後所差摩經一卷眾律要用二卷新賢劫經七卷

華首經十卷新維摩詰經三卷
 入時人十卷常安寺公三卷
 後志人十卷等持經十卷
 卷十住經五卷
 卷十住經五卷
 薩藏經三卷
 揚諸佛功德經三卷
 經一卷
 經一卷
 二因緣觀經一卷
 要云禪經一卷
 卷十卷
 實論十卷
 卷十卷
 其百論二卷
 劫時重石三卷
 沙門鳩摩羅什以偽秦姚興宏始三年至長安於大寺
 及道遙園譯出沙門明佺武周刊定眾經目錄一切
 施主所行檀波羅蜜經一卷
 秦代羅什譯並出達摩多羅錄閱藏知津日十住經

六卷自在王菩薩經二卷佛說彌勒成佛經一卷佛說
彌勒下生經六紙餘維摩詰所說經三卷思益梵天所
問經四卷諸法無行經二卷持世經四卷富樓那會第
十七卷三善臂菩薩會第二十六卷二佛因緣經一卷佛說首
楞嚴三昧經三卷莊嚴經四紙欠千佛因緣經一卷佛說首
薩所說經一卷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四卷文殊師利
問菩薩提經六紙餘大金孔雀王咒經一卷摩訶般若
波羅蜜經三十卷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金剛
般若波羅蜜經一卷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一卷金剛
訶般若波羅蜜經一卷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一卷金剛
世音菩薩普門品一卷咒經一卷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
經三卷佛說放牛經三卷佛說海八德經二紙餘佛說
五紙餘禪祕要法經三卷佛說梵網經二卷佛藏經四卷清
燈指因緣經八紙欠佛說梵網經二卷佛藏經四卷清
淨毗尼方廣經一卷十誦律五十八卷十誦比尼戒本
十入禪經一卷十誦律五十八卷十誦比尼戒本
一卷十住毗婆沙論十五卷大智度論一百卷維摩詰
所說經注六卷北齊作十卷羅什並三卷見高僧傳無
難十二門論一卷發菩提心論二卷中論四卷釋道融

傳世什出菩薩藏本二卷行百論二卷大藏嚴經論十五
卷坐禪三昧法門經二卷禪法要解經二卷思惟要略
法入紙半菩薩訶色欲法一紙久羣經撰雜譬喻二卷
成實論二十卷均鳩摩羅什譯案出三藏集記與閱藏
知津所載羅什譯經互有詳略異同故兩存於注內高
僧傳則云羅什譯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
首楞嚴持世佛藏菩薩遺教苦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
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
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成實十既覽
住中百十二門諸論三百餘卷並不分斷卷數也舊覽
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
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高僧傳二作於是興
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大藏嚴經論
鳩摩羅什法師大義曰其甘雨所治者融倫影肇淵生
成叡八子也案高僧傳僧叡有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
序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序隋眾經目錄
作大品經序一卷思益經序一卷自在王經序一卷道行
摩詰經序一卷

經序一卷關中出經序一卷大唐內典目錄有僧叡大
秦眾經目錄一書又高僧傳僧肇有般若無知論不眞
空論物不遷論涅槃無名論論難辨版裝大唐內典目
錄均作一卷隋眾經目錄有六卷即眞論一卷維摩經
注解一卷長阿含經序一卷宋志通志略有寶藏論三
卷法苑珠林知傳云三百餘卷其書目未可盡攷蓋不皆
津法苑珠林所譯也郡齋讀書後志云肇論四卷姚秦僧洪
爲叡肇所譯也郡齋讀書後志云肇論四卷姚秦僧洪
肇撰師羅什規摹莊周之言以著此書物不遷不眞空
涅槃無知般若無名四論傳錄云傳錄云肇後爲姚興所殺
高僧傳不載其事御選語錄云傳錄云肇後爲姚興所殺
開大辟乞七日假著寶藏論畢臨刑說偈曰四大元無
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然此偈非肇
作也肇爲鳩摩羅什高弟秦王姚興命入逍遙園助什
譯定經論尊禮有加十六國春秋僧肇傳云以姚秦宏
始十六年卒於長安時晉義熙十年也況典刑之人豈
有給假著論之理則肇之以吉祥滅度信矣朱子沙門
語類百二十二云至晉時肇法師釋氏之教始興沙門
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慧叡論西方

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韵以

入管弦為善

高僧傳二無管字

凡觀國王必有贊德

高僧傳二作凡觀國

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

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

敷演

高僧傳二作志存敷廣

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

迦旃子比也

高僧傳二迦旃下有延字

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

高僧

傳二作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

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

卷

案高僧傳二亦作二卷隋志引眾經目錄則作一卷

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

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

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郤須婦人興乃召

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

嘉祥三論疏曰什姓天竺即長安猶有其孫也案吉

藏造疏在大業四年謂長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猶有其孫是羅什有子之證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高僧傳十一曰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於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於京師後欲往瓜步江向廣陵至彭城經一年許復至京師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過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

不忿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
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眾僧告別日因法相遇殊
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廣宏明集二十
六僧肇鳩摩羅
什法師誄日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
高僧傳二日以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
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然什死年諸記不同或云弘
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尋七與十一一字或訛誤而
譯經錄中猶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又
高僧傳殊未盡心作殊未盡伊心案癸丑為弘始十五
年即義熙九年與高僧傳三家之說均異惟僧肇當時
親撰誄文其言較可信也四月十三與八月二十亦異
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

爛高僧傳二
爛作灰

曇霍

沙門曇霍者

御覽六百五十五引晉書作曇霍案曇與霍字形相近而譌

不知何許

人也禿髮偃檀時從河南來

晉書校文四日據霍傳觀檀傳云偷髮利鹿孤建和

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平西此云偃檀時誤

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般

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

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汗

高僧傳十一作人遺其衣物受而輒

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一無所汗行步如風雲

高僧傳十一作行疾如風力者追之

恒田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

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

高僧傳十一作處咸奇其

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偃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

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己偃檀不能從偃

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傳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傳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高僧傳十一日至晉義熙三年傳檀爲勃勃所殺涼土兵亂不知所之

臺產

臺產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

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

劉曜載記作司空劉均官名互參軍臺產案劉均

異產蓋先爲均之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

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獻欵具陳

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

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驗曜彌重

之轉太中大夫歲中三遷厯位尙書光祿大夫太子少

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竝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

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橐知有

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則遠見

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旣兆
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竝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
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
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文
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
人未宜枉轡

贊曰傳敘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亂
神詭時惑世崇尙弗已必致流弊

晉書謝安注卷九十五